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近來，種種迹象顯示，海內外中國知識界又開始關注大問題，思想漸趨活躍。受關注的大問題不僅來自於巨變中的中國現實、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來自於知識份子對自己的位置、心態以及學術取向的反思。我們相信，這將刺激起對一系列長期備而不論、引而未發的大問題的討論。本刊將一如既往，為新一輪的思想討論提供多元、開放的園地。

——編者

希望刊登討論中國轉折關頭大問題的文章

最近在北京，左的理論和右的理論都非常活躍，唯獨只有代表社會良心的自由知識份子卻沒能發聲音。3月中旬，左派拋出了一個號稱「第三份萬言書」的東西，鼓吹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左派們在北京五洲大酒店開了一個會，據與會的一些人評論，說是開成了「憶苦思甜」大會：憶改革之「苦」，思改革前之「甜」。

右派也不甘寂寞，該派中的某一部分人以《戰略與管理》為陣地，已有從民族主義、新權威主義、國家主義

走向青年法西斯主義的苗頭。中國現在所有問題並非完全由改革帶來，而是有着深刻的體制根源和歷史根源，並不是退回計劃體制就可解決的。該刊民族、國家主義傾向的表現是，當國內矛盾難以化解時，將視線轉移到國外。中國國內的問題又豈是假想一些「國際敵人」，轉移國內矛盾就可解決的？如果右派理論得逞，中國無非是又陷入一場無邊的浩劫之中，只怕是「斯托雷平的領帶」（絞索）要成為這個時代的象徵。

中國現在正處於十字路口，特別需要自由知識份子從社會良心的角度出發說話，而中國思想界的情況卻非常糟糕。從去年起，輿論控制日益嚴厲，《東方》與《現代與傳統》等相繼停刊，但大家還是千方萬計在夾縫中發出一點聲音，拿出自己的良心來，說自己應該說的話！正如蘇文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自由主義者終於不得不講話，否則就永遠不能講了！」

希望貴刊趕快組織一點對有關中國轉折關頭的一些大問題反思的討論。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靠「摸着石頭過河」，艱難竭蹶地走到了今天，決不能退回去。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迫切需要「大理論」（不是「摸論」）的時候，需要有個明確的發展方向。

《二十一世紀》雜誌，拜託了！

讀者 廣東

97.3.19

不要為了作文章而虛構圖景

讀了貴刊39期甘陽談90年代中國大陸思想狀況的文章，感到此文和他以前的所有文章一樣，天馬行空，寫得漂亮、聰明，但為了漂亮和聰明而忽略經驗事實，將實際情況強行剪裁，以便做漂亮文章。比如現在人們重視《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是因陳的遭遇典型反映了學術、思想自由的喪失，而有人藉此發遺老遺少的牢騷。另外，大陸90年代確實少有人大談民主，是因為不能談，甘陽當然可以大談，他難道不知道大陸是不讓談的？

甘文中實質性的、可取的部分是他的自我清理與批判，他卻搖身一變來開導、教訓大陸知識界，說中國知識界在90年代日益走向保守甚至極端保守，這是為了作文章而虛構的圖景。事實上，每一種保守思潮的表露，都受到了批駁。《二十一世紀》第32期中，甘陽為反擊劉東，曾氣勢洶洶地質問「誰是中國研究中的『我們』？」其實當時就有一批人可以站出來說，至少有一個反對「洋涇浜」學風的「我們」。現在可以問的是，哪裏有一個不懂自由主義、不敢言民主而供甘先生教訓的「中國知識界」？

余軍 北京

97.3.10

應該區分實踐策略還是知識領域學理的問題

讀罷今年二月號「評中國九十年代保守思潮」一組文章，有如下感想：也許是受到「經世致用」或「內聖外王」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的人文學者常常有一種難以割捨的「主義情結」，這在近幾年來有關「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持續論戰中可以看得到十分清楚。在我看來，不能說「激進」一定就對，也不能說「保守」一定就好，因為它只是一個實踐領域中的策略問題，而不是一個知識領域中的學理問題。譬如講，我們可以說英國式的改良比法國式的革命損失小，但「英國模式」在當時的法國行得通嗎？我們可以說法國式的革命比英國式的改良進步大，但「法國模式」在當年的英國能實現嗎？如果英、法兩國的實踐策略尚無法彼此互換的話，我們又怎麼能用這種簡單的模式往中國身上套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無論是英國式的「改良」還是法國式的「革命」，歷史上任何一場政治運動的倡導者和推行者都喜歡將其自身的行為模式提升到普遍的理論意義上來，從而使經驗「超驗化」、問題「主義化」。

問題的複雜性遠遠不止於此。由於「激進」或「保守」的名稱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已被賦予了特殊的價值與意義，於是，為了獲得這一價值或佔有這一意義，一些並不激進的人士可能會掛出激進的招牌，一些並非保守的團體或許會打出保守的旗幟。這類「假

激進」與「假保守」之現象勢必會給我們的研究造成更大的困難，倘若我們不加認真地區別、深入地辨析，就很可能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看成是同一類型的主義。

有鑒於此，我們不如將「激進」與「保守」暫時置之一旁，先對「主義情結」加以清理；或者將「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誰是誰非的問題還原為當今中國的社會實踐應採取「法國模式」、「英國模式」抑或是「自創模式」的問題。即將「主義」之爭改為「問題」之辯。那樣的話，也許會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爭論，並增加一些建設性的意義。

陳炎 濟南

97.3.7

作者的意見

饒教授：

今天收1996年12月29日大扎和所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38期的有關材料，感謝你在〈協和醫學院的起源〉一文中的說明。該文中有一些提法僅是習慣用法上的不同，例如第一段第一行「(包括基本和臨牀醫學)」，這裏把 Basic medicine 稱為「基礎醫學」；又如第四段第二行「本身的革命」，這裏一般把政治性的大變化稱為革命(相當於 Revolution)，對教育，一般稱為「教育改革」(即 Reformation)。

下面要說一下的是有幾處可考慮的參考意見：第二段第一行「由六所教會聯合……」，如果寫為「由六所英國倫敦教會聯合……」則更確切。第三段第六行「『中國醫學委員會』買下了……」，這個

名稱想是指“China Medical Board”，這個名稱在中國的譯法是「中華醫學基金會」。

屬於內容不符合實際，亦即有機會時應當修改的有：第三段第三行「並應盡量利用現成架構……」，對此我並不很清楚究竟是指甚麼，但卻與我所了解的後來洛克菲勒辦北平協和醫學院的一個宗旨不一致。後來說當時中國所存在的大學不符合北平協和醫學院所要求的醫預科的水平，所以要自己辦。直到北平燕京大學建立後才把醫預科全部搬到燕京大學。這兩件事可能並無關聯，提出供參考。

吳階平

1997年1月10日

〈協和醫學院的起源〉(本刊38, 104)是本刊編輯室依據由饒毅教授轉來，由吳階平教授所編提綱撮要撰成。對吳教授上列來函所提出有關國內慣用語譯名和詞語的三點，我們謹此表示感謝。至於該文「並應盡量利用現成架構」，所指的是上述提綱第3頁1914年項下第2點所說「此等工作(按：指在中國的醫學工作)應以現成教會或政府組織為基礎」(such work should be based in existing agencies, missionary or government)。這一原則顯然即是後來該基金會逕直買了協和醫學院加以徹底改造，而並不另起爐灶，再重頭成立一所新醫學院的原因。這裏所說的「架構」指可以為該會所用的組織、機構，而並非指收生、教學或其他制度。不知此一詞的習慣用法是否亦與國內有差異？

編者

97.3.20

應避免匿名人身攻擊

剛收到貴刊38期，有數處與我有關。其中有趙毅衡先生與我商榷的專文，我對他以是否「與官方合謀」來劃界的二元對立論提出批判，對此，他作了許多解釋。通過他的解釋，我對他的觀點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很贊成趙先生對於中國文化現狀的「批判審視」態度，以及他關於中國的遠不限於「官方」的、「複數」的文化現狀的分析。對於我所引用的趙先生的原文，我的理解若與他有異，我願與他繼續磋商，我同時很讚賞他文中的理性和嚴肅認真的學術態度。我想這是我們展開學術爭論的基礎。

但在同期的「三邊互動」欄，我注意到貴刊發表了一封匿名信，說我要是在美國「倘無深入敵後之特殊任務，不若將手持13年的中國護照換成地道的戶口本，以便及早脫離險

境」。我很驚訝。該作者不會不知道，美國前不久有一位大電視台的華裔主播宗毓華女士，公開說在美的中國留學生和學者都是「有特殊任務」的「中國間諜」，因而引起在美廣大華人的一片憤怒抗議，如果這位匿名信的作者並無宗女士的有意對自己同胞的惡意中傷之心，那麼他開的玩笑也未免太低級了。對於各種完全針對個人的詆譏之言，我一向主張置之不理，但該匿名信作者對我的「人身攻擊式」的言辭，並非有甚麼個人恩怨，而顯然是來自於我對於美國媒體妖魔化中國的批判，這使我不能不答。讀者如不同意我對美國媒體的看法，大可以像趙先生那樣作學理上爭論，但似此匿名信之無聊與低級趣味，登在貴刊上，不知是否有損於貴刊嚴肅的學術性？

劉康 美國賓州

97.2.17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39期徐貴〈再談中國「後學」的政治性和歷史意識〉一文，註釋⑦中張頤武文載《中國比較文化》，應為《中國比較文學》。又徐友漁〈保守與錯位〉一文頁28第三段第2行「特殊國情中的品種」當為「特殊國情中的亞種」；同段第4行「新保守主義問題的持續特徵」當作「新保守主義問題的語境特徵」；頁31第二節首段第4行「募價」應為「摹仿」；頁32第二段第3行「外教入侵」應是「外敵入侵」。以上謹此更正，並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5 Steve Pyke, *Philosophers* (Manchester: Cornerhouse Publications, 1993).

頁18、19 唐小梅：《舊教堂中學騎車的男孩》(1996)。

頁23、64、102、103、127、137、154 資料室圖片。

頁37 朱正提供。

頁44、53 章立凡提供。

頁72 L. Eisenbud攝。

頁74上、下 David C. Cassidy, *Uncertainty, The Life and Science of Werner Heisenberg* (New York: W.H. Freeman, 1992).

頁80 *Science* 275, 159 (10 January, 1997).

頁81-84、封三、封底 司徒立提供。

頁88 Jean-Claud Martzloff, *A History of Chinese Mathematic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7), cover.

頁94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香港：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封面。

頁100、137 劉濞作品。

頁141 郁風提供。

新編 1990-96 年索引 現已發行

本刊最近編成1990至96年總第1至38期文章索引，分中文版和英文版，各包括分類索引 (Subject Index) 及作者索引 (Author Index)，並將於稍後寄贈各地機構訂戶。讀者也可按以下價格 (中、英文版同價) 訂購：

香港	東南亞	其他
HK\$20	HK\$25	US\$4

有意訂購者請另紙寫明個人資料和訂閱數量，連同劃線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逕寄本刊刊務室收。